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葉八白易傳卷十三四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毓鳳

欽定四庫全書

葉八白易傳卷十二

明 葉山 撰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何也葉子曰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天道之變遷也夏忠而商質秦急而漢寬人道之推移也世豈能無更革乎哉但非聖人之得已傳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窮而遽變聖人無是矣是故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

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去其舊而為新非聖人之得已也所以通變而使之久也雖然民不可慮始權不可使知朝發而夕喻暮改而旦通非所以望天下之蚩蚩也是故盤庚既遷而民始喻周書多誥而民始知不得已之深意豈能遽喻諸人哉人不喻諸我而可遽責之人哉

夫不得已而後動動而徵諸民是為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俟後世而不惑是為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經而黄帝堯舜之通其變而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者是也權而為商湯周武之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是也秦始皇大變舊章漢武帝紛紛制作宋神宗泥古而更今變革之罪人矣

昭烈定漢中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其後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斂兵聚谷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扞之敵攻關不克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詔漢中兵守漢樂二城蜀卒以破嗚呼誰為此更易變作也其始若為經國之遠猷其卒竟為亡國之亂道知者弗為之矣凡有天下深根固本之慮

者其尚慎之也哉其尚慎之也哉易曰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何也葉子曰動生于靜靜不極不可以輕動通生于守守不固不可以遽通東坡氏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豈惟蠖哉鶻將飛則伏其翼鶻將噬則縮其爪牛將鬬則抑其尾虎將奮則跼其足是以君子前乎思養其睿前乎動養其敬前乎言養其信前乎行養其順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

有為夫不為者養于屈也有為者伸其養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此之謂乎然則君子將欲大變天下之風俗必先于其風俗而固守之俟其自敝而變可通君子將欲大變天下之紀綱必先于其紀綱而持循之俟其自壞而舊始革故周官立政未遽行也必反商政政由舊斯為變殷之機興衰撥亂未遽動也其始必仍舊貫秉周禮斯為革魯之漸易曰鞏用黄牛之革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何也葉子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然之序也未窮而變雖變不通急變而通雖通不久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非一日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故曰聖人慎動又曰寧失之遲毋失之速寧失之緩無失之亟遲遲而後動則驗之消息盈虛之理果出于天道之窮緩緩而後行則考之出入動靜之宜果出于人心之厭然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三代之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豈無故

與蘇軾告司馬光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范純仁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役議或難迴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蓋有以識此矣雖然革而因者循常之治革而革者急變之權也商政反於武成之日不為亟三章約於入關之初不為早不然宋神宗諭執政罷青苗法曽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而趙抃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一起而持之益堅天下擾擾不可支

矣一言悞國禍豈淺哉是故君子貴審幾也易曰已

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何也桀子曰天下有不

可輕易之舉動而亦未有不可開道之人心桓温之

請遷都外示强威以震天下而中實虛聲以動朝廷

此固不足言矣祖乙圮于耿盤庚欲遷以避之然而

民未易喻也安土之情蹙然無我將去之之願從康

之傲囂然有嘆其君上之心則動而或梏民莫之與

斯秦孝公商鞅之所切齒者矣然而非民之罪也動不可遽也是以盤庚不怒也引咎自責益聞衆言未遷之前有以昭利害之原悉存亡之勢達吾不得不動之心明爾安土重遷之意既遷之後有以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畧彼既往之傲惰反覆告喻以口舌代斧鉞之誅而委曲忠厚之意藹然于言詞之表此三篇之所以不能已于陳也三篇之書陳而如歸之意起有適之居那矣而何傷于

遷哉嗚呼此殷之所以不亡也與易曰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何也葉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聖人安貞之本心也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者聖人達變之微權也權行而聖人之心始不能釋然于其間矣雖然天與之至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人歸之極也非我之所能與也傳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又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則名雖逆

而事實順迹雖犯而心實恭吾何歉乎哉雖然君臣之分亦大矣天人之際亦嚴矣茍有一毫民心之未孚是為一日未絶之天存而可茍焉已乎民之戴商厥惟舊哉然後可以革夏正不期而會八百餘國然後可以著戎衣故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又曰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何也必如是而後為應天順人必如是而後為向明除害不然是未免為萬世之罪

人矣故曰革之時義大矣哉又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易曰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何也葉子曰有奉天伐暴之功則必有反政施仁之治為繼天立極之主則必作遐方下土之孚昔者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書之言曰克明俊徳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又曰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又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

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
柷敔笙鏞以間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又曰東漸于海西
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其稱商周之治曰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曰若日月之照臨光
于四方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
垂拱而天下治則其所以維新一代之治而文炳天
下者果何如耶而其謳歌之所詠朝覲獄訟之所之
堯舜三代之所以彰信兆民者又果何如邪何也聖

人之興民之望也故漢祖之興也張良見之曰沛公殆天授光武之興也第五倫謂之曰聖主也一見决矣唐太宗之興也竇建德諸人莫不推服宋太祖之興也張光憲言于高繼沖曰宋帝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以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蜀相李昊亦勸其主曰臣觀宋氏起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内其在此乎若早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英雄為人所信服蓋如此豈待説之而後喻哉故曰猛虎

在山威震千里不然羊質虎皮如五季之君徒為毆除傅舍反物為妖如公牛哀之轉病也七日化為虎其兄掩户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嗟乎文章成獸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遭反物為妖之天遂反徳而為亂若萮懿温操與夫苻劉石乞之類其為生民禍也可勝言哉易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何也葉子曰安享太平之業者是為好德之錫福卷懐廁𪘨之才者

是為安分之履亭郁離子曰螢之明微微也昏夜得之可以燭物取而寘諸燭下則倐然亡矣燭亦明矣哉而不能不晦于月也太陽出矣月之明又安在哉然則八駿並駕駑蹇自無所措其足雲漢為章天孫亦無所逞其能巍乎成功之已立煥乎文章之已炳而將何用其黼黻之功薄海已盡稽首之誠呼韓尚致款塞之懇而安用其毛錐之輩為哉是故四門穆穆之後無復紛然之為天下大定之餘即為垂拱之

治有以哉雖然漢業已定三傑無所施其能矣而婁敬脫輓輅建遷都關中之策唐業已成元功無所用其計矣而馬周釋草萊建以明佐聖之功此又觀其才何如耳未可以為天下定而果無用也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

鼎元吉亨何也葉子曰大功者聖人之所造大器者聖人之所資也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王天下有

三重焉其寡過矣有聖人之位然後得以行聖人之道制禮作樂而天下之耳目新心志一矣心志一耳目新然後參天地贊化育而裁成輔相之功成矣大哉聖人之新民乎至哉聖人之寶位乎斯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立人倫之極為萬化之原者乎孔孟則亦末如之何矣秦政沸竭而自融者也六朝多汁小鷄淡而無味者也五季多鷄少汁熬而不熟者也十六國死狐腐鼠起臭積穢以自潤者也漢唐宋抑庶幾焉

而要之未可以享天地養聖賢振頽風滌汚俗重開天文地理之紀再整三綱五常之懿使經正而庶民興道昌而天地立其惟聖人乎其惟聖人乎易曰鼎元吉亨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何也葉子曰莊生有言鵲上高城之危而巢于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此言顛沛之際未必非奮揚之機也何則順逆者

外物之遇也反觀者入德之務也天下之事豈能皆順而無逆哉逆而以順行君子之哲也語云三折肱而成良醫豈不信哉何也士君子之處世也名行之未成者躁心為易起躁心起而茍且以赴功名之會者多矣豈知所謂世無呈身御史者哉然而郎君當以聖賢為師不宜發足便輕枉已之説則愧赧流汗之際抑亦動心忍性之資也况所遇之不善則輕經生而賤文士亦因之為反躬自悼之地改過遷善之

門乎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又曰前失脚後把滑從古及今良不少矣柳子厚附王伾王叔文名行挫矣敗貶之後大有進益張横渠早年意氣横放論兵獻策恒若不足一見范文正教之名教之樂遂爲當世大儒信哉一跌之不可以自廢也易曰喦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九二喦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何也葉子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直之士衆人之瘞也修乎道之

人汚邪者之賊也君子小人之際豈非不觸而自怒不犯而自惡者乎雖然秉德在我釁孔不開孔子之敎子路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内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固何必持劒是故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佛肸召子欲往磨不磷而涅不淄聖人之事也若閔子汶上之逃曾參藜藿之食其自守之高亦足以却非義之浼焉雖然杜林高蹈而不副隗囂之望囂固惡之矣然身輓鹿

車載致弟喪則刺客知其行義而假其命于志寧極諫而不從承乾之欲承乾固忌之矣然親喪致哀憔然苫塊則張思政見其篤于孝思而不忍殺仁義在我彼雖欲即之其何能即之乎易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何也蔡子曰胡為乎君子以道君子胡為乎以道以君不君其君而改其所以為君不從命世之士而更從避世

之士其何以行之哉巢父許由沮溺丈人晨門荷蕢楚狂接輿之流非不充然道也然而山林非沛澤之所煙霞非光被之資則亦黷焉汙泥焉窒而已矣豈如伊尹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若將終身焉而幡然改畫然起則君臣之義于是乎行亂倫之咎于是乎免而伐夏救民之功咸有一德之盛後世不可及乎然則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君子亦觀其時而已矣胡為乎往而不反哉是故不病于始之隱而病乎終

之迷雖然為司空圖魏野則可為盧藏用种放則不可假捷徑丏良媒大之藉五就小之稱兩截叛道甚矣豈非名教之罪人乎易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何也葉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才過其任則為大車之載而積中不敗力不能勝則為棟橈之凶而不可有輔天下事豈易為之哉班彪之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途燕雀之儔

不舊六翮之用梁棁之材不苟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器然則君尊者必有高天下之德然後能無傾任重者必有過天下之力然後能不踣乎已德薄矣而又濟之以小人幾何而不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哉楊駿以斗筲下愚之材當柱石難堪之任雖小智猶慮不免而乃比昵小人疏遠君子宰相以知人善任使為賢而馮道先薦杜仲威復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喪晉國德宗任房綰而房綰任劉秩

元顯與反復之牢之圖靈寶袁粲與惜身之褚淵圖蕭道成取敗之道也劉摯上疏神宗曰陛下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于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揺舉天下無一得安其所者蓋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掾屬决之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

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為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聖人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非是之謂乎若已不能勝而任賢人為之則亦何至僨事之深也唐鄭從讜為河東節度使奏以王傪劉崇龜崇魯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宋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强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

運擢吳玠為大將蓋庶乎知大臣之道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何也葉子曰治天下有本執大中是也先后所以經世宰物者非乎而堯舜禹湯相傳之心法可見矣不然則雜霸而雜夷非所以語天德王道之純也治天下有道用剛直是也先王所以知臨神馭者非乎而堯舜禹湯弼咈之氣象可見矣不然則説諛而孚剥非所以言從繩格心之正也何

也真西山曰人君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奸陰陽之和故洪範以雨暘寒燠風為肅乂謀哲聖之應五者之不時為狂僭豫急蒙之應人主之一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于影響其如此其可以不執大中乎羅豫章曰士之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于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

孫之邪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其可以不任剛直乎雖然執中可矣執而弗恒猶弗執也故曰允執其中伊尹戒于太甲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維新厥德始終維一時乃日新可不諗乎唐憲宗初年之政動中機會處置得宜可謂服強暴之膽起豪傑之心矣兩鎮既平末年漸肆何也執中不允私

欲得而參之道心兢兢若是乎其難持人心役役若
是乎其易起故耳用賢可矣用而弗克終猶弗用也
故曰任賢勿疑蔡襄言于仁宗曰天下之勢譬猶病
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勿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
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
矣李絳相憲宗忠鯁直亮受知人主言聽計從不一
而足雖古之都俞吁咈無以過之而受降城之徙獨
從吉甫吉甫在位十年言計鮮效至此而忽從其策

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稍以取厭吉甫順媚至此益以取憐耳嗚呼此守道者所以貴于拳拳服膺而用賢者所以貴于逐逐以繼乎易曰鼎黄耳金鉉利貞

上六鼎玉鉉大吉无不利何也葉子曰古之大臣建精明之治功者貴有以涵渾厚之治體作神氣以立事者貴乎養元氣以厚生故曰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又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正直稷契皐陶伊尹周公之所以佐唐虞三代者見于書而可考

也韓范富馬李沆之輩抑亦可以爲次矣蕭曹丙魏

房杜姚宋又次焉易曰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何也葉

子曰老子有言妖孽者天所以儆天子諸侯也惡夢

者所以儆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

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然則天災人眚之雜集其

進德修善之所由乎身心政行之交修其巨災凶禍

之所弭乎故曰禍變之作天所以開聖賢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堯以洚水而儆予湯以大旱而自責大戊以桑穀共生而受伊陟之贊高宗以雉雊鼎耳而聽祖己之規宣王以憂旱而側身修行宋景公以熒惑守心而不肯移之臣民與歲周公以三叔流言而恐懼鸛顧隨侯以季良之言而恐懼修政卒之成太平之治立中興之功致徙度之祥建大中之矩止強楚之伐何變之不圖而何平之不致哉書曰賓于四

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詩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惟后此之謂生全出于憂患而死亡由于安樂多難乃興隆之地無虞為禍敗之原信哉易曰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初六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何也蘗子曰我為禍之主可以由我弭禍為起之初猶可速而圖何也惡夢先証不勝善行是故善行早修則精神恊而惡夢躅

矣妖祥豫形不勝善政是故善政亟行則政刑明而妖祥散矣昔者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發遣匪人之過周公不得而辭其責矣然祗慎弗懈恐懼不遑東山征而罪人得周室卒賴以安焉昌邑既立淫戲無度諫多不聽亦霍光之罪也而光能憂慮詢度挺身當變廢昏立明則周公之圖不虛負而劉氏之天下亦賴以不墜所謂患自我興亦自我息無奈道備而才宏心虔而志惕也鼂錯發七國大難之

端而動勞三十六將軍以誅擊錯身死而禍未結庾亮欲徵蘇峻舉朝以為不可亮卒徵之遂使擁兵濟横江入臺城逼遷晉帝于石頭而江東之業十蕩其九宋太祖屢立大功加以法令嚴明士卒服用周恭帝幼冲中外物情皆附于宋祖密有推戴之意矣而北征之命卒致陳橋之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宋祖在公署將士擁溥質至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

亦拜嗚呼自己肇亂不能弭亂而以增亂且復從亂天下之亂吾不知其所終矣易曰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何也葉子曰事之不能無險者遇也勢之不能不屈者時也遇險而懼以屈為伸斯其英雄之應變乎劉玄德以仁義之人當呂布虎狼之敵方其起兵討曹操殺車冑還小沛而操舉兵擊破之拔下邳禽關侯安得不棄

所有而奔青州及其歸袁紹而又擊之于汝南安得不棄所有而奔新野舍其懷璧之罪擇其可奔之機以柔而避剛之猛以靜而制動之躁則險可轉而易屈可反為伸矣跨有荆益三分天下夫孰得而禦之是故屢挫不屈者英雄之志轉弱為强者否泰之機不然太王不避狄人而遷岐山趙襄子不避智伯而走晉陽高祖不避項羽而入漢中光武不避更始而出河北矣古之英雄其知應變屢如此雖然若州宼

之度其國危而不復紀侯之大去其國老死而不返

魯昭之誓不能見夫人而客死于乾侯其志抑末矣

君子不為焉易曰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

日得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何也葉子曰禍患之來也以剛

毅處之猶恐其不勝也而何有于暗弱以仁義行之

猶恐其無成也而何況于險邪唐肅宗遭禄山之變

已非應變之才矣不思以正道行之而獨與張良娣

局戲不已王欽若遇契丹之寇已束手無策矣不知求智勇以勝之而獨閉門誦經修齋設醮若之何其不索索而矍矍哉然則如之何而可惟有猛然而自奮惕然以自改庶乎可以免矣易曰震蘇蘇震行无青

九四震遂泥何也葉子曰委曲以平王敦之難激厲以梟蘇峻之首者王導之蹇蹇成功也從容以銷桓温之志談笑以折苻堅之寇者謝安之誠與材合也然

則君子之處患難之世也不負剛斷之才曷足以自拔而不陷不秉貞誠之德曷足以自奮而不弱乎是故劉琨祖逖陶侃温嶠卞壼之徒以孤身而當亂離板蕩之秋以疏逖而乘分崩離析之際卒能挺挺自樹或為八州之鎮或為上游之援或為干城之倚或為奸邪之所憚而不敢發其凶或為羌氐之所賴而扳以戴其主非偶然也苟使才不足而弱志不奮而靡則百錬化為遶指一齊變于衆咻幾何不載胥以

及溺騈首而受戮乎王夷甫殷深源諸人重可監也已然則劉向處王氏之山壓而不僵韓愈處伾文之波蕩而不揺其不為雄歆宗元禹錫者不有由然矣乎易曰震遂泥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何也葉子曰成事以剛不以柔濟變以强不以懦柔而懦險且枕矣作于内而有寇憂作于外而有賊慮勞于身而為旰食董于心而成夜思奚所辭其危哉故曰人主常立于二難之

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
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暗主取之無難之難明
君居之雖然多難乃興隆之地無虞為禍敗之原大
禹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而卒成萬世永賴之休成湯
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而竟為開基作業之主文王
自朝至于日中昃用咸和萬民而終畢三分有二之
業危者安其位亂者有其治亡者保其存不亦信乎
然則古之諸侯朝修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

刑夜儆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有以也故曰賢王

厲志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瘳疾衛武儆戒

于朝勾踐懸膽于坐厲矣哉寵妻愛妾幸矣其為灾

也深矣易曰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

媾有言何也葉子曰尺箠當猛虎奮擊而大呼徒手

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然則天下之變突然

而來以剛健當之猶且不免赫然而恐懼柔懦焉雖

披而解散矣古語有云立弱子于千仞之上而觀人與虎鬬于其下此其氣必荒然盡其精蓋頹然跰矣雖然天下之禍起自膏肓之際蕭牆之内者未易卒圖來自門庭之外千百里之遠者可以豫備黄人恃齊之盟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賀若弼渡江陳後主曰王氣在此周師再至而敗是自送死也斯則亡無日矣稍知儆焉何至突如其來忽忽乎心計之荒張精神之潰散乎昔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

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楚人滅江秦穆公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曰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魯晉盟于赤棘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楚齊必救之

是齊楚同我也知難有備乃可以逞楚師在衛孟獻子曰小所以事大恭也盡獻物以致恭乎庶免其伐乃聘楚以示好焉此秦之所以遂霸西戎而魯之卒保其安也不知此道若虞以伐虢為利魏以伐趙為便楚貪秦賂而坐視齊之數被兵也安得不僅宫之奇孔子順諸賢之憂哉是故晉之譎詐鮮虞屢被其毒矣及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儆邊且不修備卒為荀吳之所滅君子以為罪之大者矣雖然滕文公知

懼于築薛金哀宗先惕于將亡而卒不免于敵國之

折辱者此又時命致然也夫易曰震索索視矍矍震

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

䷳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何也葉子曰

天下之物莫不各有當止之處考之大學經傳而可

知已人惟不知所以止之于是静而惟知有我天理

人欲戰于中而不能憑動而惟知有人毁譽是非怵

于外而無所據天命之性幾何能存而率性之道或幾乎廢矣夫惟君臣父子朋友各止于仁敬孝慈而不遷則寂感動靜各安乎本然之理而不惑矣是故未感則得理不得身有忠孝而無死生有節義而無患害有道德而無功名是之謂忘我曷內顧焉既感則見理不見人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是之謂忘物曷外阻焉此窮理盡性至命之學達天德之事也非孔顏曷足以語此易

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何也葉子曰君子藏器于身非不欲一舉千里而横絶四海也然必待時而動者何哉天下事良不可以率意為之而妄行者必取困也是故無所感于上則必止于下為衡門之棲遲為山澗之考槃斯不失其順聽之道矣夫何履錯壯趾之過哉雖然守道而止半塗而起猶不止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斯其君子之永貞矣故曰伯夷避紂居

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若將終身焉不然而茍且以赴功名之會頃刻以變終身之操則前功盡棄萬事瓦裂矣种放之不如魏野王良之不如嚴光華歆之不如管寧有以也夫易曰艮其趾无咎利永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何也葉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君子之正己也盡乎性分之所固有也上而匡乎君中而輔乎僚下而扶其執君子之正人也全乎職分所當為也雖然有官

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君子之所能也盡其責而不得其職盡其忠而不得其言非君子之所能矣君子所能其道可以自盡君子所不能其心安能以獨樂哉是故歎咤不食薛奎所為自忿仰屋竊歎富弼以之自傷臣之不得匡其君不已戚乎下而薛季昶之于五王常安民之于蘇干畢仲游之于司馬公其勤勤懇懇于啟告之間使之以明為哲轉禍為福而諸公曹馬莫之覺也心徒惕矣若夫晋平之轉

魯于恤使靡所止居而不顧勤魯大夫之憂方且謂之宣驕而不知冉求爲季氏家臣親見其僭逆之罪而不敢言親受夫子之訓而謂之不能救其猥鄙之甚而誠有不足以論拯救之義矣雖然匡之直之固不可不盡其義而可也否也又不可不審其隨東坤氏有言君子遇人之輕于質必量其成審已之難于任必辭其附否則屈力于此而失望于彼君子不可以虛承故由其道則華歆之微謂之義不由其道則

齊桓之霸謂之不知矣春秋之時楚數侵伐江黄二國以為患桓公方强將伐楚二國遂來會于貫澤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不可受也桓公不聽卒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黄桓公不能救諸侯不附遂不復興東漢之末華歆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六七人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中禍福利害一也無故受人不

知其義既已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出之而後别去衆服其義故曰氣盈則輕納而寡全心歉則重思而多獲此審隨盡義之辨也易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薫心何也葉子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趙王遣使之調琴不可記變有吉凶禮有弔賀事有權宜趙使受命之定辭不可任故

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政可以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豈不殆哉昔者紂母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生紂父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太史之議法豈不曰子以母貴乎殊不知子以母貴也者二母而妻妾分焉者也不謂一母也母可以由妾而為妻子亦可以由庶而為嫡均之為是母出也先之為庶

則為兄後之為嫡則為弟彼以其嫡此以其兄兄也者天道也嫡也者人道也況立嫡以長又以賢乎太史之議法又何異于夏父弗忌之議禮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君子所以惡賊道也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六四艮其身无咎何也葉子曰天下甫定順流而更化者大臣肇造之規模也天下既定休養而生息者大臣洪濟之職務也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矣斂其神氣

而不洩極其悃愊而無華蓋有安其身而不動易其心而不語定其交而不求者此安養天下之要道和柔蒼生之至本其斯無愧于負天下之重乎周召上也蕭曹丙魏房杜姚宋次之持其身而慎其行檢其躬而安其分石慶之醇謹張安世之謹厚盧懷慎之清素又次之易曰艮其身无咎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何也葉子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讋伏之勢君人者握之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

言如綸其出如綍榮辱之主為人上者其可茍乎哉成王一言而天反風景公一言而妖星退公子御說言懼而名禮臧孫達知其為君故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管子曰人主出言不逆于民心不悖于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惟恐其不後言也

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疎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然則不當言而不言惟有止其輔頰舌耳若之何其為口說之滕哉不妄發發則必當理惟不言言乃雍此之謂有一哉之心而後有大哉之言也是之謂有大哉之言而有以知其一哉之心也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仰成威王三年不鳴一鳴而齊國震驚不其然乎故曰真主一言其利慱若魏地井中龍出羣臣以為吉祥魏主

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居于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亦可謂言不有中矣甚者唐時溥獻黄巢首并其姬妾僖宗御樓受之宣問姬妾女曹皆勲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兇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于何地乎皆戮之噫發言之不當未有甚于此者也其何以為天下主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上九敦艮吉何也葉子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以時之久而薄所守仲尼之勉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乎遯世不見是而無悶不以節之苦而削其操伯夷之采薇首陽而餓死以畢願者聖節之所以有始而有卒乎故曰敦艮吉

葉八白易傳卷十三

葉八白易傳卷十四

明　葉山　撰

䷴

漸女歸吉利貞何也葉子曰君子之守身也若女子之處也暗室屋漏豈容一髮之點汚哉故曰青天白日以為心高山大川以為行君子之進身也若女子之嫁也禮儀恭敬豈容一物之不備哉故曰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慇三辭三讓而後至不然則已蹙故行

路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禮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耕莘之人膺聘矣然而未行也見一禮不誠一誠不至守道固窮寧死不就君子以為得始進之正得婦道之宜然後可以絶無道之求防汚道之行于是而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宜為有望也得始進之正然後可以禁禮貌之衰絶饑飽之病于是而獲乎上以成功正其身以及國為有望也不然索家而凶國則有之矣

何利之圖哉雖然不奔而行以聘女歸之善矣不知其行為何如孔姞之歸大叔不無聘焉君子以為汚也不苟而進以禮士行之善矣不知其進為何如王猛之從苻堅非無禮焉君子以為亂也其惟孔明之于玄德孟光之于梁鴻乎君子慎之易曰漸女歸吉利貞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何也葉子曰語曰鬼瞰高明世疵俊厲又曰實藝確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争指此言君子處世之難也又况位卑而無

自固之權始進而乏之素交之托者乎是故操心危而慮患深恒存乎疢疾塗利害而域憂患動得乎凶危勢之所不免者也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鶡與鸒鳩方且猶然笑乎鵾鵬之飛矣雖然此非君子之過時命之不幸也我何病焉賈誼始進而絳灌毀之龐統守耒陽而丞尉詬之彼二賢者猶然而况其他乎君子處此付之莞爾自勉可也易曰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何也葉子曰君子之進而為三公也坐而論道進而為宰相也與天子相起居非亢也道居之則安而不危也其食萬鍾之禄也受祼獻執饋之禮非侈也徳受之則樂而不憂也若此者豈徒然而已哉其君資之以安富而尊榮其士賴之以孝弟而忠信其民仰之以富壽而康寧其國家倚之以苞桑而磐石是之謂爵之榮而禄之光矣不然則無道以鰥官寡徳以浮禄王衍所以見責于石

勤而無辭何魯所以取譏于當世而不免劉景升千觔之牛啗芻豆十倍于常牛而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所以入荊州而殺以享士也詩之言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可不監乎故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古之人有居之而不歉者伊尹周公是已郭汾陽裴晉公抑亦可以為次焉范文正居官每計一日奉養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無復

愧恥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其有以知此矣易曰

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何也葉

子曰革剛則裂金剛則崩行衰寡黨道毀獨成焚和

生火居處弗寧不利其行不全其生剛而無禮不克

高明不賀爲賈亟走甯羸強敵在前大盜入庭勿過

防戒從或戕刑古之人有似之者其關雲長之在荆

州乎矜其驍氣陵轢于人意驕志溢專務北進而玄

德孔明遠入漢川呂蒙陸遜陰狐狡計漠然無有與之相謀相議者是以卒為所圖荆州不復我有玄德半生之勞竟為枉然而不就其禍可勝言哉使其知强敵之在前狡計之方毒防之深而備之豫則剛雖過而彼無所入黨雖孤而計不能行亦何至于此噫惜哉易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何也葉子曰君子生于多賢之世而升于拔茅之朝也何其幸而安也不幸

而乘小人之上則處非其地而動得危禍矣故曰騰猿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䝉羿不能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則危行側視而震動慄慄矣此觔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世不便未足以遂其能也故昔者顔闔閗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若然者吾奈之何伯玉曰善哉乎問戒之慎之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嗚呼通于

此道者知所以處患矣故紀渻子為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强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行之故霸中國夷之蒐晉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趙盾于是為國政已為太

傅而以剛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使續鞫居殺處父厲公無道三郤横而伯宗悻悻于其間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三郤卒譖而殺之故自古未有傲視小人而能免者知此道者楚令尹子文乎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伯叔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歟有幾易曰鴻漸于木

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何也葉子曰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橫四海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從南溟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胡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矣不幸而有讒邪交搆其間魚水離矣君欲下交而游談之士居旁以間其臣如蒯通之說韓信蔣幹之

說周瑜其不乃亂而乃萃者幾希矣臣欲上交而讒慝之人近君以間其主如管蔡之流言乎周公臧倉之沮厄乎孟子其能引吉无咎者幾希矣歲久而未易合時過而功不成其如横絶騰徙何哉然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則雲龍風虎之會自不間于聲應氣求之合彼小人者胡為乎于其間哉成王反周公平公賢孟子韓信不背乎高帝周瑜骨肉乎孫權彼反覆百端而君心不信臣志益堅然則游談讒

慝者果胡為于其間哉易曰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何也葉子曰有二八之升則必有頹陽之高有八百之會則必有孤竹之潔介性所至而甘心畎畆之中憔悴江湖之上豈固親魚鳥樂草木哉各行其志各尊所尚而已然而蟬蛻汚泥之中以自致區宇之外則不降不辱既得以遂其高蹈遠引之志而亦不失為百世之師不友不

臣既自得其肥遯高尚之志而亦不失為清者之聖亦豈得為無用也哉是故安劉之功必有望于四老而三傑之所不能圖重漢之業必有資于客星而二十八將之所不能與其次龔壯之終身不至成都辛謐之不就劉石徵辟亦可謂潔白不污一世之士矣其視王猛之隨世以就功名者不亦遠乎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歸妹征凶无攸利何也葉子曰長兄嫁少妹不幸之遭也世有是事也不待伯仲之命媒妁之言以已歸人而自往焉淫醜之奔也理當有是乎淫惡之大奔行之醜以是而往惟家之索矣其何以為中饋之主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哉故程子曰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搆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非人理矣是故必也魯成公歸伯姬于宋然後有以成貞烈之行四岳歸舜于

堯然後有以成格天之功徐庶歸孔明于先主然後有以復明堂之祀反此則大義熄而亂天下矣是故齊以姜氏歸于魯桓以成昏會于嬴似合禮之經矣而春秋謹之蓋以匪媒而昏昏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為齊侯而親逆逆不以正也則以基禍敗之原而肇喪亂之本矣故復使莊公效之納幣於齊以盛飾而尸女恣為淫行無復羞惡昏姻之際可不謹哉則夫枉道而求

合衒玉而求售其爲失利又何如哉易曰歸妹貞凶

无攸利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何也荐于曰薦賢者大夫之偉烈也薦色者妾婦之順事也薦賢者與國化薦色者蠱君身薦色下矣不猶愈于妬害而賊禍者乎楚樊姬之事莊王也常遣人之梁鄭之閒求美人而進之與同列者十人賢于已者二人姬則亦欲擅王之寵矣然而不敢以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娱

也又況賢女淑姬猶有可與晤言者乎推其心亦可以自廣嗚呼女子而薦娣不嬺于逼已人臣而廣求天下之士以進于君則已不足而人有餘我不逮遠而天下之賢人君子為我遐到邇及而無窮矣其功可勝既乎斯可以免臧文仲之譏斯可以來孟子與之喜易曰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何也葉子曰窺觀女子之正也視遠則眯矣無攸遂婦人之分也為大作則泥矣

視以禮作以道猶且不可況禮道之外哉不為宋伯姬陳孝婦而為霍顯梁壽之邪不為漢明肅宗宣仁而為呂雉武媚娘之狡山林而市販矣可乎哉斯有閨門之修無境外之志孟母所以為千古之婦凖也然則身居山林之下而心馳魏闕之表行假貴趾之飾而身怒萬乘之主如樊英王良之徒不亦士君子之鄙哉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何也葉子曰有德而待者時

過則行無徳而俟者時至則廢宋大災共姬待姆不至卒于火公子重耳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婦道之貞也譙周老而不死竟以兩賣其國何其賤哉噫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自古人皆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此其待之而卒為可醜者也何貴于待哉易曰歸妹以須反婦以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何也葉子曰明妃不賂畫工而自待卒爲異域之鬼時命之不幸也孟光三十不嫁而自待卒爲梁鴻之配豈非遭遇之有時乎是故君子幸則爲三聘之尹三顧之葛不幸則爲沒世之管寧終身之范粲吾何意焉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何也葉子曰男生而有室女生而有家帝女之嫁民間不足異也服飾之不華媵粧之獨盛非婦道之大

異乎后非賢不乂賢非后不食天子之下交于臣不足善也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非君道之大善乎是故岐陽廣徳二主之恭儉世有之也練素不與婢妾同世無之也創業之英傑守成之純良世所有也自謂三傑之不如賈生之不及世所無也彼以五帝其臣不及其聖者不亂道乎易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何也葉子曰夫

婦之道不可以不久是故禍莫大于約婚而不終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女之盛也一物無有安在其為嫁哉禮曰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男之慶也一事不舉安在其為娶哉婚姻不終大為世敝此氓之詩所以刺衛國之風徐吾犯之妹所以釀鄭國之禍外黄富人之女所以貽千古之恥也與雖然鍾離權以女許許氏矣及買婢得前令女欲以女裝嫁之而請緩期許氏請以令女配其子而令權別求良與以配

其女東坤氏責之曰兩人之德厚矣獨不為其子女地乎自行媒下達各相知名婚姻之懷曰信著纓之禮明係心也鍾離之女無故而改嫁要其終非其人纓胡義而脫也合卺之禮明合禮也許氏之子無故而改娶原其始非其人卺胡義而酳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鍾離女之爽許氏子之貳首惡者誰與嗚呼彼耻獨為君子者尚曰犯義如此而况肆為小人者其於義命何如哉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

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其斯之謂與故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偶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春秋内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謹書于冊所以正人倫之本此義行何有婚姻不終重貽天下之恥者乎易曰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何也葉子曰應中天之期者
帝德廣運而無疆撫盈成之運者禮樂刑政四達而
不悖書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庶績咸寧百志維熙孟子曰巨室之所慕一
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于四
海嗟乎此大君之盛事而理道之亨嘉光昌之景會
也盛不已極乎然而盛者衰之根盈者虛之原趙襄
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妻妾悲號唐僖宗末年自

懷孟晉絳數百里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野無煙火者殆將十年蓋兆起于天寶開元之盛也因著而察微由事而審幾則夫庸君之所喜豈非聖人之所憂乎雖然常人不知憂若晉武平吳政怠遊宴不息唐玄寵奸昵色不克有終其為身後之禍末年之亂不足言也知之而徒憂為漢獻之抱伏后而哭為唐文對周墀泣下沾襟卒篡强臣而終困家奴則亦何益之有矣聖人則不然知之有幾處之有道則

始雖豫憂而終復何憂焉何也㰜器之道滿則覆聖人一持其中而勿使滿覆何由促月之行空盈則食聖人一持其中而勿使盈食何由得昔者舜禹之世重華協帝文命敷于四海而益為之戒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佚罔淫于樂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成湯肇造萬邦以開有商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二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剛以持其盛而勿使過于盛遏其衰而勿使及于衰是之謂聖人之哲也齊桓有憂中國之心為經營之舉于是盟幽而諸侯協獻捷治戎存邢衛却狄盟召陵怗楚而中國安盟首止會于洮而王室寧及乎葵丘而霸業盛矣奈之何不知持盈之道而易生驕吝之心陽穀為會而寵樂肆城杞無功救徐怠緩伐黄不恤謀鄫無成而簡書忽霸

業之衰不待其身之死而索然矣其何以語于聖人之治邪易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何也葉子曰物以兩而軋是故兩相與則專兩以資而成是故謀與斷則協何則非極天下之深者不能研天下之幾然惟果而毅也始有以成天下之務惟斷天下之疑者為能定天下之業然非資之深者不能逢左右之原是故兩貴不相事而惟彼此之相資則可以共事兩賢不

相尼而惟爾我之相藉則無所為亢淮南子曰寇難至躄者告盲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覩躄者走失其所矣又曰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受光于隙照一隅受光于牖照北壁受光于户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于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于其前矣照則兵農之相為役農末之相為濟蝦與水母之相為依蟨與蛩蛩巨虛之相為賜其事勢使然也昔者鄭國之大夫馮簡子能斷大事裨諶能謀

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其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是以應對賓客鮮有敗事房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于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太宗每與玄齡謀事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房善謀杜能斷故二人深相得同心狥國唐世稱賢相者推二人焉易曰遇其配主雖旬無咎往有尚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何也葉子曰君子幸而事明君則堯舜之功可成不幸而事庸君則身家之禍猶免大不幸而事暗君則天下之事去而亡無日矣君臣不兩敗乎何也君以昏瞶之氣而塞其聰明睿知之質以盲瞽之性而蔽其虛靈不昧之真則是非之心失而決擇之知亡矣照一隙照一隅且不可得而曰光天之下乎故彼昏而我明則我是而彼必以為非忠諫而誹謗矣彼昏而我哲

則我利而彼必以為害深計而妖言矣此蹇叔襄鄭之諫所以屈于杞子田蚡救越之議所以難于嚴助韓安國和親之說所以罷于王恢者有由然也嗚呼君臣明暗之際難言哉難言哉昔者光武北征尤來兵敗軍中意王沒矣吳漢曰王兄子在何憂光武不以為嫌晉王克用與梁軍戰于胡柳陂李嗣源不知王所之或曰北渡河矣嗣源遂乘冰北渡克用進攻濮陽據之嗣源復來見克用不悦曰公以吾為死邪

嗚呼君臣明暗之際難言哉難言哉雖然臣子之道不貳其心至誠在我鬼神可格諍之以言說則氣方驕而禍福不能使之畏說雖盛而窮矣心已塞而義理不能使之信言雖多而格矣故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轂敬宗驪山之行舉臺城之圍而不能回憲宗佛骨之惑論朝會之禮而不能正莊公之觀社論律呂之本而不能已景王之鑄鐘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繼之以蒐狩治兵之禮而卒不能罷隱公畧地之往亦

何益矣其惟悟之以真心而感之以至誠乎昔者太甲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以告之王未克變既乃克終允德拜手稽首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維厥終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相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王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和靖每在經筵前夕

必沐浴更衣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齋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赴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誠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嗚呼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卒亦有不可解之命要在臣子自盡其誠而已矣故荀子曰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調而不流順而不屈從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納之是事暴君之義也

若馭僕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辯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孔明之於後主陸贄之事德宗庶幾伊周之次乎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何也葉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所貴乎君之德也今茅塞之矣蹶

踧周道鞠為茂草何其錮蔽之深乎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所貴乎明之用也彼昏不知矣民今方殆視天夢夢何其幽晴之甚乎君之為德如此朝之為政如彼賢人君子夫何大事之可為哉薦圭璧于泥塗闇言而莫之信探虎狼以潤喉吻授命而末如之何矣此洩冶之所以不保其身而子胥之所以入江不化也夫亦可哀也哉劉向王嘉之于漢陸贄蕭復之于唐李綱趙鼎之于宋拱手太息而已矣夫何為哉雖

然忠而見疑信而得謗上不負君下不負學時不可
為而心則無愧道斯無病矣吾何尤哉吾何尤哉易
曰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何也葉子曰君子
之仕也行其義也是故代天有終者義之經同寅協
恭者義之協君子亦惟成君事而已矣無廢義而已
矣他何計焉雨無正之詩曰正大夫離居莫如我勩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桑柔之九

章曰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君子已不得明君為之賛襄而先後矣又不幸而際此焉復何望哉其或同官誼而朋友良心志協而感應起天下之事抑尚有瘳矣吕后之强狠吾且奈之何哉下謀陸賈而交歡平勃則復漢有期武則天之淫逞吾末如之何矣下引柬之以及崔袁敬桓則反周有日嗚呼此君子之不幸也亦不幸中之大幸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何也葉子曰管子曰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又曰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俊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能禁圉故淮南子曰臧武仲以其知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蘧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然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得人則興失人則廢耳

故齊桓公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有舅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由余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振諸夏勾踐有種蠡泄庸克滅强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叚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更破强齊困閔于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如此而況帝王選于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聖賢之君而得明智之士則欲以積德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

百蠻不足攘也無聖賢之君而得明智之士則植衆木可以支傾廈也壅大土可以障河決也昔者齊桓公殺兄而立非仁義之人與婦人同輿馳于邑中非恭儉之主閨門之中無可嫁者非清潔之君此三者亡國失身之行也然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得管仲隰朋爾桓彞避亂過江見司馬睿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

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得賢之功蓋如此何也乘衆人之知則無不任也得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勢者則天下不足有也昔者苻堅治秦一惟王猛之是聽至猛死而猶下詔以新失丞相置觀以聽訟至兢兢也繼踵而張掖酒泉之捷交至其心始縱謂天下之事止此耳迄自用而至淝水之辱使其少聽人言不敢遽輕

天下曷至有是楚屈瑕亦然當其與鄖師相距于蒲騷惟鬬廉之是聽及其伐絞蓋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自試之策幸而偶勝遂謂天下事不必資人乃至忘其幸而矜其能此其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蹷其荒谷之縊也可不戒哉易曰來章有慶譽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何也

葉子曰臧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邦百姓者桀之無道也惟宫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虐于萬姓者紂之

無道也無道之極明神所殛昔者齊桓公曰仲父語我昔者亡道之君乎管子對曰夷吾聞之于徐伯曰昔者亡道之君大其宫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為圖政令不善墨墨不夜譬若野獸無所朝處不修天道不監四方有家不治譬若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俳優繁其鐘鼓流于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獠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忒政既輮刑罰則烈内削

其民以為攻伐譬猶漏釜豈能無竭斯亦可謂亡道之君矣趙文子問于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智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然則小人之自高乃所以自下小人之自亢乃所以自卑小人之自侈乃所以自亡語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炎炎之夫烏啄其臚

昔者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而示之侈既又為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誅齊慶封求周九鼎志小天下卒餓死申亥之家晉成虒祁之宫諸侯畢賀既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建而復旆卒之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内邦分崩離析而不可保也子産曰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史趙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又賀之嗚呼操行之不謹失恒德而亢不衰滅亡而已矣司馬侯曰

子容專司徒侈昏亡家之主也專則甍侈則以其力自甍豈不信然也哉豈不信然也哉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

旅小亨旅貞吉何也葉子曰不家居而館羈者變之所遭也不易地而存亡者道之在身也君子不以羇孤患難而離道豈以羈紲之故而苟其身哉何也失其居而外處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矣非常居

而不以常德恒之何以避災而自免乎是故動之以禮而不茍則下人而人不懲其躬狥之以道而不妄則求人而人不懲其故雖非門庭之棲而必無泥中之淖矣是道也其惟孔子乎上交而不諂下交而不瀆微服避宋難俎豆荅靈公主顔讐由而不主彌子瑕主司城貞子而不主癰疽侍人是為處已以和平禦强暴以機知以類為聚而不以暗為羣居外之正無過是者矣其次齊侯使陳敬仲為卿辭曰覊旅之

臣幸若獲宥及于寛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恵也所獲多矣敢辱髙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秦后子在晉楚子干奔于晉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惟命且臣與覊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非覊何忌二子有道是以敬仲大于齊后子旋反國彼魯昭之處鄆處乾侯處野井衛獻之處夷儀曾有

是乎否也易曰旅小亨旅貞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何也莊子曰粗鄙者戰蝸角而不休窮極者競蠅頭而未已小人之通患也莊生有言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又何足以濟世然君子之居易鄙屑所不為也不幸而外處不坦坦而蕩蕩可乎弦歌不絕仲尼畏匡而適情賦詩識事子美居夔以見志此旅之道君子之正也以卑末之志縈瑣細之為當棄逐之餘無高遠之識是豈劉玄德

之學圃于許蘇子卿之牧羊于匈奴乎銖銖而計至石而亦不能替寸寸而爭至丈而愈不能平猥鄙賤陋計較封植誠齋曰是為慶封之居吳而致富息夫躬之寄丘亭而詛盜矣楚子之誅祝詛之告其能免乎易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僮僕貞何也葉子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而況中國乎何也忠信篤敬則中正以立已而處不失當柔順以下人而

衆皆仰之是故所至廓如而可以安身已可以適資用可以得使令何所往而不獲哉公子重耳廣而儉文而有禮則奔狄而狄妻之及齊而齊妻之有馬二十乘及曹而負羈饋食致璧及楚而享以送秦及秦而納之五女其五臣負羈執紲而莫之有違也是非旅之至善乎劉玄德負仁抱義則所至傾心劉安至殺其妻以為食關雲長大節昭著則聞聲款納胡華父子至殺身以免其難是故旅之時處之雖難而旅

之道為之在我君子亦貶之而已矣易曰旅即次懷其資得僮僕貞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何也葉子曰傳曰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此言為客依人宜有下人之心而不可有上人之氣也一有上人之氣則大者有所不屑將黜我而使無所依歸小者有所弗堪將叛我而使無所順助困于旅而禍敗隨矣衛獻出于郊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

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魯昭公孫于齊齊不禮焉而享以大夫之禮公遂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必先下之而即其安人誰與我其造于境弗聽豈非剛戾之氣猶有未盡者乎及其請逆于晉而晉又不答則茫無所依矣乃至魯之歸馬者又執之魯自是不歸馬季孫將如乾侯見公而欲與之歸國而公不見自是無復旋踵客死乾侯不得免也悲夫易曰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何也葉子曰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四海之人有兄弟之愛而有不得其所依歸不防其為患害者哉雖然恭敬在我而人不可與為交地不可以久處則所遇使然矣君子柰之何其得志而為家邦之必達也曹操自擊劉備于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益其兵使屯新野可謂得其所處而自備固矣然嘗于表坐起至厠慨

然流涕表怪問之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然則此地又豈英雄豪傑之所能久處乎心之悲而志之傷誠有所不能已焉耳易曰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何也葉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以身方其未仕也身吾之身也可以事吾之事也及其一見君也身乃君之身矣吾安得而有其身哉

申鳴謂其父曰始吾父之孝子今吾君之忠臣矣吾不得而顧父矣不其然乎君子遇文明之君出其身而事之則時平而為左右先後時艱而為奔走禦侮誠不得而復顧其私矣雖然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為天下之大忠成天下之大孝亦何惜夫一身之致哉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誰得而勤之及其承三聘之繁為幡然之舉則與湯戮力造攻鳴條無復昔日之樂矣然而克享天心咸有一德佐商事業功照千古

其為聲聞不既多乎孔明臥于草廬之中孰得而有之及其感三顧之勤為應時之起則竭其忠精鞠躬盡瘁無復昔日之吟矣然而三分鼎足虎視吳魏佐劉功勲垂光萬載其為名聲不已甚乎君子曷其以身為鞘哉故曰天下之洪鐘鑄以萬鈞之金而懸之岑樓之上寂無聲也遭遇鼎士手巨杵而擊之則鐘不得而與焉然而鏗然鳴訇然震如扶摇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前聲未盡猶韻相及聞于四遐

之境矣易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何也葉

子曰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石公之家其後也卒

為中興之君昭公之寄乾侯煬帝之走江都其卒也

卒為客死之鬼何也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能者

儆戒以為福不能者安肆以滅身理也既已失其居

而為旅矣而復窮大以自恣高亢以自驕安得不毀

其寄生之室哉毀其室而不保則困其身而益窮是

故始以縱自處常快其意而不顧矣終則隕而亡雖啜其泣而何嗟及乎衛莊公示州人以璧而不受秦胡亥求為黔首而不許所謂乞為旅而不可得者悲哀能自己耶驕而不順其禍乃如此安能覺之使悟而反之使正乎故曰天奪之鑒則昏瞶其是非之心是故安危利災而樂其所以亡天奪之魄則渙散其恭敬之心是故驕泰傲惰而謂人莫己毒則虢公之所以滅而趙同之所以亡非不幸也易曰鳥焚其巢旅

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葉八白易傳卷十四